

北史

九

列傳第十七

北史二十九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曾孫裔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劉昶

蕭寶夤

兄子贊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蕭攜

蕭圓肅

蕭大圜

司馬休之傳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晉度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為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恬為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

玄誅還建業復為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為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休之令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偽親之國璠性踈直因醉欲外

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
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進爵
譙王位懷荒鎮將薨

司馬楚之傳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馘之八世孫也
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
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
氏叔父宣期兄貞之竝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
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
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

北傳十七

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
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
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負之謙感其意出匕
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
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
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旣平河南
以楚之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
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
徵入朝授汝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賜
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

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云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

北傳十七

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鴈門太守卒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公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

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
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
失爵卒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
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
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
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
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
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
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
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
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
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俄與鎮南將軍元英
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爲郢州以悅爲刺史改
爲豫州刺史論前勲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
白早生謀爲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
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肅襲肅尚宣武妹
華陽公主拜附馬都尉負外散騎常侍卒贈滄
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麤武襲爵位都水使者
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肅弟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

爲負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
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
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
家歸附竝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
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
入關者竝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
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
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
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爲
襄城郡公主周孝閔帝踐祚除巴州刺史進使
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
伯四年爲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大軍東討裔
與少師楊擲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
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裔自開州
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歷信潼二州
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
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捧祿竝散
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
所詔爲起祠堂焉贈本官加泗州刺史謚曰定
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

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表求罷河西苑封巧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麋鹿所聚太官取給若巧人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竝崇顯

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景之兄準字巨之以太常末歸魏封新安公除廣寧太守改密陵侯卒子安國襲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統萬平兄弟俱入魏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爵丹陽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

公歷青兗二州刺史

劉昶傳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宋明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爲兄弟式宋明帝不答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爲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請停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罵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常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

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嘆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竝尚存立昶更脩膳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

喧猥內外奸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昶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稀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城孝文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伉故事謚曰明昶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爲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踈薄公主公主姊因

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
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狀請
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雍
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敕
正光初暉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
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熨與暉復致忿諍暉推
主墜床下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懼罪逃逸靈
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髮笞付宮兄
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主因傷致薨太后
親臨慟哭與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
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內溫縣幽於司州將
加死刑會赦免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
大夫卒家遂衰頽

蕭寶夤傳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
弟也在齊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
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闈人顏文
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
船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
赴江畔躡躡徒步脚全無皮防守者至明追之

寶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
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
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
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杜
元倫推檢知寶夤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
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
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
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
制給其齊衰寶夤從命澄率官僚赴吊寶夤居
處有禮不飲酒不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
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
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
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
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
其長史褚冑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帝謂伯
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夤懇誠除使持節都督
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揚郡公齊主配兵一
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
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
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

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三人為強弩將軍竝為軍主寶夤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甚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夤率眾力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

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夤蓋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傳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眾軍救之詔寶夤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夤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

寶夤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
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為
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梁將
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
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
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揚徐之患寶夤乃於
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
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
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
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

京師為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
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
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
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
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正光二年
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
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
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
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
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

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有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遙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約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河内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澆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

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
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
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
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
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
潤皆虛張無功妄拍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
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
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
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
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

七作一七

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
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政而誅賞之愚
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
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
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
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
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
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
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掌在尚
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

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
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
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
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
草難除滄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
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
所改時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賁表曰
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寘之列
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豐結禍深痛纏骨髓
日暮途遙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
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
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
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
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
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
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
王安保爲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
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賁開府西道行臺
爲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賁與大
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

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
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逆後與兄衆保於
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爲
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
杜粲於城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
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
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
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
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
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
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夤
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
給前後部鼓吹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
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
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旣久兵將疲弊是月
大敗還雍州有司覈寶夤死罪詔恕爲編戶四
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
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
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夤十月除尚書令復其
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

喪寶夤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
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
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已將有
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
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
嬖一子不嬖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
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
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
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
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

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紀率鄉義將
討寶夤寶夤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
寶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
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
醜奴醜奴以寶夤爲太傅尒朱天光遣賀拔岳
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夤竝送京師
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
日吏部尚書李神雋黃門侍郎高道穆竝與寶
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
在前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

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夤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夤周款竝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剪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雋携酒就之叙故舊因對之下泣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携男女就寶夤訣別慟哭極哀寶夤亦色貌不改寶夤三子皆公主所生竝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寶夤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或說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寶夤兄子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諧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心腹寵

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
梁梁武命贇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帝
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贇與寵話夜奔
延明孝昌元年秋屆于洛陽陞見後就館舉哀
追服三載寶夤時在關西遣使觀察問其形貌
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
高平郡公丹陽王及寶夤反贇怖欲奔白鹿山
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
慰免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出爲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寶夤見禽贇拜表請寶夤命
余朱兆入洛爲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送
京余朱卅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贇既棄
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贇機
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椒儻猶有父風晉泰
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元象初吳
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爲子祔葬蕭氏墓
焉贇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傳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

梁封山陰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爲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爲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爲侯景所推磐桓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州內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

蕭祗傳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蒞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

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
子祭酒時梁武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
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
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祗
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
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
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
則之未嘗有關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
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諫頗善丹青因此
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
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散騎常
侍

蕭退傳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
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
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
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
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傳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

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秦爲兼太常卿挂陽內史未至郡屬子謹平江陵遂隨兄脩佐郢州及脩卒即以秦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秦秦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不就乃奔齊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秦遂歸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爲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美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寃之

蕭撝傳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在梁封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弊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撝一人封撝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

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周文帝知蜀兵寡
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迥入劔閣長驅
至成都搗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於是率
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
魏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
踐祚進爵黃臺郡公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
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搗亦豫焉尋以母
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
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欵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
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

北史

卷一百一十四

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
後赴獄主者爭之搗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
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
荷恩竝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向還部
人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
許甚嘉美之及搗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搗
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搗以
母老表請歸往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
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
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

曰襄撫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等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爲東中郎將從撫入朝周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傳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蕭撫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撫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欵勳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離亂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園傳

蕭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

喪便有成人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丹楊
尹屬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歸建業
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
告王僧辯乃給船籛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
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
二郡太守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
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
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讓
愬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
遊狎兄姊間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
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
明應荅無滯帝甚嘆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
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
高前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
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
恭帝二年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
定二年大封爲晉陵縣公大圜始寧縣公尋加
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
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
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祕閣大圜入麟

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
之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拂衣寒裳無
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
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
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
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
陶朱成術於辛丈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
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
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
踰岬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
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
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
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
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以供饘粥十
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
代耕耘沽酪牧羊恊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
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
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
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悞神可以散慮有朋自
遠揚摧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

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感足入絆申
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
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
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
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
何擊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
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
年除滕王道友道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
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
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
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般鑿不遠
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
安得而隱之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
抑又禮也道乃大筭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園
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
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
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隋開皇初拜內
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
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訣兩卷并文集二十卷
大封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資亡破之餘竝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成昶諸子狂踈喪其家業資資背恩忘義梟鏡其心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祇退秦撝圓肅大圜等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鐵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方武陵擁衆身丁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盧玄

玄孫思道 昌衡 元明 潛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叔彪 從子文偉

盧同

子斐 兄子景裕 景裕弟辯 光 光子賁 光從弟勇

盧誕

盧玄傳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謀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立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龜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雋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從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遐特為崔浩所敬位至

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
逃於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使者囚罷長子將加
捶楚罷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
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因以物故
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罷妹以報其恩太武
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盧
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
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
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
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進爵

北齊書

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
失重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
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
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謚
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初玄有五子唯度世
嫡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怕欲害之度
世常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誠絕妾孽以防後患
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
爲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愠雅寡欲有祖
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爲伯累加

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曰雖奉敕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爲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爲萬乘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眉北

有相者扶風人王遠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以伯源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行軍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僞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後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伯

源伯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卒於祕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李冲特相友善冲重伯源門風伯源私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伯源

荷孝文意遇頰亦由冲伯源有八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采魯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蹇諤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竝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衿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太學博士負外散騎侍郎

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懷祖弟懷
仁字子女涉學不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
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
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
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
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
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
太甚衍以爲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御史撰
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
符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衡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中山
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
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爲文示
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
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
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
非毀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左
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
負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
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揚休之

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
時人稱爲八米盧卽後漏泄省中語出爲丞相
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
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悵
然感慨爲五言詩見意卽以爲工後爲給事黃
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
追赴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
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
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
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
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已在死中
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
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帝爲
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
其情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
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
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
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
本駑拙性實踈懶勢利貧殖淡然不營雖籠絆
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

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
湄沃野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隣有離群之鴻
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
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
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
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
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鸚鸞已降罕見
其儔而鍛翻墻陰偶影獨立唼喋糝稗鷄鶩爲
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
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開皇初以母
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轢
由是官途淪滯旣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
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
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
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
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不可又陳
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咎罪請以贖論上悉
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
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
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

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
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
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集經史兼通筭
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
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
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
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
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
曆勲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官尚書本州大
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右僕
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虔好禮學難
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爲尚書同
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妹旦將
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
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
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
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
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
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

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
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
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
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爲尚書
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
無愧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
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
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
循竝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
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太宗伯斛斯徵脩
禮令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
群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
射高穎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濱相繼來聘朝
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摠管長史
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世表行
爲士則論之者以爲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
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
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
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摠管
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

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縣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爲蜀王秀屬以秀所爲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興和末除律大將軍齊州刺史在州頗得人永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以文學見知爲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爲親表所敬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爲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

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冲所歎美起家祕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雋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加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雋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旣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恐禍大而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晉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

州刺史謚曰孝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兼負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爲貴勿相矜夸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

北傳十八

源爲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

獲白鼠昶奏以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誠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史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爲徐州刺史昶旣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

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馱鎖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克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

元明字幼章涉歷群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卽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克麤

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
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
州刺史謚曰宣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
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
光祿大夫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
於時位司空行參軍文甫弟文翼字冲祐少甚輕
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
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郎子潛
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
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
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
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
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
中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
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持赦潛爲岳
行臺郎還歷中書黃門侍郎爲奴誣告謀反文
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黃門鄭子默奏潛
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
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顏
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有

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
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
州刺史敕潛與琳爲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
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由
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徐潛揚
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
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
御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
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
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官者陳
德信縱其妾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
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
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竝送官廐由是百
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
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
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
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爲
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
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
憂憤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堦陂

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爲南討都督長春軍以河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貴糴其米乃之虔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求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鄺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駒駱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

五十一

與鄺伯偉二人耳時李駒駱

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第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

臺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駢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樞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爲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駢馬其子遽奉命樞乃行潛以馬價爲營福事其爲時重如此

士邃字子淹少爲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李度世之爲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傳

北傳

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傳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以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旣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相等竝循父風遠親踈屬叙爲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

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爲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有非法幃薄混穢爲時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爲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群縣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

盧柔傳

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己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托晉陽之甲意與難知公宜席卷赴

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
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
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
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
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
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
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
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
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
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

大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
文帝引爲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
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穎之間多舉
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荅皆合
事宜進爵爲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
注後爲黃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
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開
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
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

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從憲伐齊
說齊柏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
歡者以賂自進冢室宇文護懼爲計部下大夫
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未賢審官理
湏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
自通遂與搢紳竝列實恐鶴翼之刺聞之外境
護竟寢其事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敕
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
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
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

上卷十八

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
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
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
景禧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
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
進爵爲侯乃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
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
百寮以愷爲上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
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
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

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
房恭懿者尉遲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
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
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竝
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
足攀蹇才用無筭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
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
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
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
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威子朝廷共知卿乃
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行
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
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
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宗弟仲義字小黑知名於
世位真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
達婚姻常與玄家齊等共弟光宗位尚書郎光
宗子觀

盧觀傳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
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雋光祿

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河陰及兄觀竝無子文集莫爲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露

車至鄴揚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辭疾不受孝昭即位召爲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遙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即位拜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爲金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

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
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
但有粟食藜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

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

亦陷與

族弟士邃皆以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
有名德收而葬之洪從弟附伯弟侍伯竝
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
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勲贈幽州
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

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
刺史裴雋案舊迹脩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
其利雋脩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旣善於營理
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
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爲
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
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莊帝崩文
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
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爲尔朱榮將侯
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

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
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
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尔
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
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爲小
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
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尚書
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温良頗有文學位
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尚書謚
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
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
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旣破
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
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
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
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
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
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鸞雀
相賀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
悒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

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補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動作任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筮筮女妓云手甚纖素宗

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踈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別駕子同

盧同傳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北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

長綃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朝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襄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勲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竊見吏部勲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竝復乖舛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摠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楷洗之偽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

以來動書上省唯別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別錄曆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須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動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遷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伏思黃素勲簿政可麗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勲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陣某官某勲印記爲驗一支付勲人一支

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
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
歲久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
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
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
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
加授庶使酬勤速申立効者勸事不經又僥倖
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
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然頃來行臺督將至
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
由此於今已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
詔復依行元義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
王熙起兵於鄴敗之義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
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黃門同善事在
位爲義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義旨論
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
始爲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
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
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
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

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
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
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
政以義黨除名莊帝踐阼詔復本秩除都官尚
書復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
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同時以病牽強啓乞儀同初同之
爲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
相欵托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
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彊斷知名齊文襄引爲大
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任簡斐然成章非嘉名
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
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
捧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
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
後百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上見之
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校事斐揚揚得志言
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
斐弟筠青州中從事同兄靜好學有風度飲酒

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大統初贈大僕卿平
州刺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爲學居拒馬
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
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
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
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
參議正聲其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
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
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

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
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
討平之間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
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
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
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
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雋令景裕解所注易景
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
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
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

顛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愔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志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辯

辯自景先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脩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旣破余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群醜車駕在此誰遣余來辯抗言酬荅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

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
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
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
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封
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
太中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
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
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
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
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
辯北齊書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
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畧刻渾儀皆令
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
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
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
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以患
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朝庭子慎嗣位復
州刺史慎弟詮性趨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
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

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負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爲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

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負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負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負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負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負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負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

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
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
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
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
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
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
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
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二萬戶以上州刺

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
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
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
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
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
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
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
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
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

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負外常侍揚
烈將軍左負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
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
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
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
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
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
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
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
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
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
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
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
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
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
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負外侍郎討
寇將軍左負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
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
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
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

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
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
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
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
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
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
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
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
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
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負外司馬冠軍
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
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
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
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
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竝加使持節大都督其
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
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摠管刺史則加使持節
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摠管刺史及行
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
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

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群書精於三禮善陰陽
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
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
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
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
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
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府
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
恒典贈少傳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
從周文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
謂群公曰公等有所見不成曰無所見光獨曰
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
立處造浮屠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
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
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
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
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竝不以介懷其精誠守
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

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
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

上士時隋文帝爲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
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群情未
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
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富貴
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
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
之不去瞑目叱之門者遂却旣而帝得入賁怕
典宿衛承間進談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
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旗幟更
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

北史上

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
領軍將軍及高潁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
柱國劉昉被踈忌賁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
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潁威五人相與輔政又
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
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
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
潛之舊不忍加誅竝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賁復
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
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般人以上通用

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
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簾鄭玄注周禮二
八十六爲簾此貝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
公華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爲
宮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
以夫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
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
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
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皇朝九五之應又陰
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詳斯實具
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
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
從之改七縣八黃鍾爲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
判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魏懷三州刺史在懷
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溫縣名曰
溫潤渠以溉舄鹵人賴其利後爲齊州刺史糶
官米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
我始爲大司馬及揔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
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頴齊坐與凶人交溝由
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

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
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
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群臣曰吾將與賁一
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竝
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
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
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
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
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
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例皆不
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
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
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
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卒
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
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
當以武達興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邪
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
爲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余朱氏

滅乃越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
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
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
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慄慄有不可
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
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
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
勢於是率百騎各擁一馬至大騮山知西魏將
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爲數
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
蠻而還再遷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
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神武賜勇
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表
啓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
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獻之贈司
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盧誕傳

盧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
仕慕容氏位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
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爲魯郡守父叔

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貞外郎以親老
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毀六年躬營墳壠遂
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
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竝稱
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
稱其高尚焉誕於度世爲族弟幼而通亮博學
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待御史
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
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
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
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
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
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
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
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
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
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秘書監
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
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

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
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
而官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
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
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一
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
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
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
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
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
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
忍爲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
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
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
己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見遺末路尚何
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